

新時代文選

新時代
新青年課外讀物



海文益書局經售

念 輅 奮 同 志

長 江

轄奮被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逼死已經五週年了。但他的音容猶活在許多同志的記憶中。每當工作繁忙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想到轄奮，因為他已經是開始成熟的，為廣大青年羣衆所擁護的文化戰線上的大將。在人民民主革命已取得了基本勝利的今天，全國規模地建設事業已在逐步地開始進行，需要轄奮這樣在羣衆中有威信、工作有經驗的人才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而盡力，但是，反動勢力竟把這樣一個有用的人才在抗日戰爭還未結束時就逼死！這是中國人民重大的損失！想到這個痛心的損失和其他的更大或較小的損失，就提醒我們：對於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內殘餘反動勢力予以嚴重警惕。決不能因為勝利而有絲毫自滿，我們必須勇敢地但是小心謹慎地戰鬥下去，以取得中國的澈底解放，與新中國建設的成功。

轄奮使人難忘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樸實的作風，對待問題老老實實的態度。他經常是勤勤懇懇地研究問題，他不了解的就老老實實問人，他懷疑的就老老實實地表示懷疑，當他發現了真理的時候，他就堅決地加以擁護。這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應特別值得提倡的一種品格。由於他老實誠樸，轄奮的進

步在他的思想上是實實在在的。

韜奮的第二特點是熱愛真理，熱愛人民。他臨死時才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但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毛澤東的思想，在他當時的覺悟基礎上，一發現真理，立即全力以赴。九一八以後，黨曾提出聯合抗日的方針，韜奮是堅爲這一口號而奮鬥並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人。抗戰爆發以後，韜奮又是堅決爲的民主團結方針而奮鬥的英勇戰士。使我永遠難忘的一個例子，是韜奮最初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情形，那是一九四〇年在重慶的時候，那時新民主主義論還未在重慶公開發表，他從中共重慶辦事處拿到了一份新民主主義論稿本，他那時真是「如獲至寶」，喜歡得不能自持，他向我滔滔不絕的講着本名著的內容。另一個例子是他一九四三年到蘇北解放區的情形，那時，他經得了嚴重的耳病，經常頭痛，但是那時正是日寇與國民黨匪軍配合起來進到蘇北的新四軍。蘇北戰局當時十分緊張，部隊行動頻繁，他帶病行軍，但每一地，當地幹部和羣衆總熱烈歡迎他講演，他則是有求必應，在野地裏、在日光下熱情充沛地贊揚解放區的光明，與深惡痛絕地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罪惡。對於光明的愛，對於人民的愛，使他忘了疲勞，忘了嚴重的病症。

韜奮第三個特點，是專心業務，忘我的工作精神。韜奮在政治上思想上和

文化業務上，是日益精深。他終日專心致志於政治上與思想上的問題，勤勤懇懇，孜孜不倦。我從沒有聽過他談他的個人問題。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他出走香港，到港後，他迅速地與朋友們商定了工作計劃，而且立即開始他的寫作上的戰鬥任務。後來我發現他的夫人沈粹縝女士有些爲難的樣子，仔細一問，原來他在港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費等均無着落，才由朋友們商量以預支稿費的方式按月給他四百元港幣，才算暫時解決了他全家的生活問題。一九四四年他在祕密情形下重回上海，病已十分嚴重，他仍在病床上堅持他的寫作工作，一直到死爲止。這種高度集中精力於自己工作的精神，是我們工作多了因而精力分散的同志所應當特別學習的。

韜奮之死，對於新中國新聞事業來說，尤其是重大的損失，他是中國最優秀的新聞記者，而且他自己是以從事新聞工作爲樂的。在抗日戰爭以前，他曾經有一個辦民主報紙的計劃，他當時打算與胡愈之、杜重遠、金仲華及其他一些朋友共同來辦這個報。以後由於國民黨的壓迫沒有成功。然而，他的一生，已有力地說明了他在人民新聞事業上的成就，因爲作爲人民新聞記者的——基本條件運用新聞工具廣泛聯繫羣衆，並在羣衆中堅持不懈地進行經常的思想鬥爭——韜奮已成功地做到了。假如他現在還健在，由他來主持一個全國性的報

紙，是多麼受人歡迎呀！

這篇文章寫得我感慨萬端。不寫了。只有加緊我們的工作，來補償軒奮犧牲所造成的損失，並發揚他的優良作風，爭取新中國文化事業——特別是新聞事業上更大的成就。

祭雨花台死難先烈

隨營學校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九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隨營學校，二大隊第七中隊全體同志致祭雨花台死難的二十萬先烈之靈，並爲文以告之。

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犧牲的先烈們！你們在這裏長眠了！你們爲了遍體鱗傷的祖國，爲了數十年受盡苦難折磨的中國人民，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脫離帝國主義和官僚地主的綑絆，勇敢地獻出了你們的一切，你們在濃密的黑霧中高舉起反抗的火把，領導着被壓迫剝削的工農大衆對統治者展開英勇的鬪爭！

由於敵人的狡猾和殘暴，你們受盡了中國歷史上亘古未有的苦難，但，你們是經得起考驗的，你們忍受反動派的殘酷的毒刑，拒絕了反動派金錢地位的吸引，你們英勇地付出你們的鮮血，你們犧牲了！爲真理爲人民爲黨而犧牲了！你們的死，使徘徊在茫茫夜霧中的廣大羣衆發現了燈塔；你們的死，明亮了中國知識青年和廣大人民所應走的道路；你們的死，給盤踞在中國人民頭上之統治魔土撞響了喪鐘！你們的血，沒有白流，看！現在大半的祖國原野上不是已經開遍自由民主的鮮花嗎？

「一棵麥子下落在地上死了，它生出更多的麥子來。」從「四一二」蔣介石兇暴地提起屠刀，到現在已經二十二年了，中國革命的火燄，受盡了風狂雨驟的襲擊，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屈服和嚇退，英勇的在血裏而壯大了自己中國人民的軍隊——解放軍在苦難中孕育、新生，已達到空前無比的強

大，現正以排山倒海之勢肅清着尙圖掙扎的殘敵，反動派二十二年來的統治中心南京已經解放。你們雖然犧牲了，但你們的精神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你們的名字光輝地耀照着我們的道路，我們要擔負起你們沒有完成的革命事業，今天，在雨花台，我們將這鮮血染紅的旗幟插在你們鮮血染紅的地土上，這旗幟在不久的將來，要驕傲的飄蕩在全中國的每個角落！

安息吧！死難的烈士！二十年來你們擲頭顱洒熱血所爭取的局面已經到來了！

創作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實現你們的也是我們的完美的最高理想！
雨花台死難的二十萬先烈萬歲！

活捉殺人魔王蔣介石！

中國人民解放萬歲！

李·聞兩先生三周年祭

石嘯冲

在中國革命基本上勝利的今天，來紀念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三周年祭，我們既悲傷又感奮。悲傷的是他們慘遭蔣介石匪幫的毒手，成為中國民主運動中永遠不可補償的鉅大損失。感奮的是由於他們兩位光榮的倒下去，却有千千萬萬的中華民族優秀兒女，踏着他們的血跡，在中國人民領袖毛主席正確領導下堅持和貫徹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已經獲得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空前勝利，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靠山美帝國主義，摧毀了蔣介石匪幫的反動統治。而且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獨立的新國家快要誕生了。

我們知道：李·聞兩先生直到最後一分鐘都是為中國的獨立與民主而鬥爭的：獨立與民主原是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他們為了達成這個目的，纔捐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真真是「求仁得仁」，這種精神，是高度的愛國主義之表現。

公樸先生於「九一八」事變後，即從事救亡工作，為了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曾被逮入獄。抗戰爆發，便投身抗戰的洪流。勝利之後，復為爭取民主的前鋒，因此為蔣介石匪幫所痛恨。一多先生是詩人，是學者，後期他在做學問上獲得了人民意識，充滿着愛國主義的熱情，體認了「為人民服務」的重要，終於選擇了與人民大眾相結的道路。在他成仁的前夜，說過這樣的話：「我們覺悟了我們昨天那樣嚴守中立不聞不問的超然態度，不是受人欺騙，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們是因為被人捧為超然的學者專

家，超然起來的，那末，今天我們確是覺悟了，知道那種搃是不懷好意的滾米湯。因為祇有我們超然，老爺們才更好放手幹他們那套卑鄙的吃人勾當。……不管昨天怎樣，我們今天總算覺醒了。我們也不諱言，為自己今天的覺醒而驕傲。今天我們再不是袖手旁觀或裝聾作啞的消極的中立了。」

正因為一多先生覺醒投向人民大眾，纔不見容於蔣介石匪幫。然而，今天中國人民大眾畢竟是勝利了，結束了蔣介石反人民的血腥統治。但蔣介石及其殘餘勢力冀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之下做最後掙扎，到菲律賓想成立烏「流亡政府」，妄圖組織甚麼「太平洋反共同盟」，這毋寧說是「黔驥技窮」，可是這樣的陰謀也不能忽視，必須徹底打擊他們。如何打擊呢？毛主席告訴我們：「在中國，在現在階段，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見「論人民民主專政」）

這是保衛中國獨立民主唯一的正確道路。毛主席說：「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法庭，保護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為條件，使中國可能在工人階級及其共產黨領導之下穩步的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同前）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來紀念李、聞兩先生的三周年祭。

一九四九·七·十四·

祭聶耳同志

于伶

聶耳同志！

你死了十四個年頭了，今天，在上海，在報紙上，在紀念你的會場裏，我們才能够公開地第一次稱呼你同志！

今天，你可以沒有遺憾了吧，同志：上海解放了！你在這兒學習、掙扎、工作、成長的上海解放了。在解放了的上海，今天，有那麼多的戰士，同志，在同聲的唱着你苦鬥，你獻身的，革命的歌，循着你開的新音樂的道路，向前發展着。

你安息吧，你在地下含笑長眠吧，同志！

我知道，你是曾經彷徨，苦痛過來的。當「九一八」敵人侵略的砲聲驚醒了你，當「一二八」抗戰救亡的熱情衝激了你，當你自己從「明月歌舞團」和「芭蕉葉上詩」的黃色的音樂和電影中解放了出來，而又摸不上，正確的道路的時候，你是深深的彷徨苦痛過的。可是憑你的熱血，坦白、勇敢與真誠，你追求，終於追求到了真理。——你離開了上海，在北平你們破落的雲南會館裏你苦熬，在學校在工廠我們的左翼演劇活動中，你挨打你受窘，你不屈地唱着你的歌，你這才找到黨。在我黨的正確的堅強的領導下，你堅強了起來。你戰鬥的回到上海來，通過音樂，演劇與電影，為人民為黨，寫作與演唱出當時人民要求的黨號召團結救亡的呼聲歌聲。當時也會有多少人說你傻，罵你蠢，笑你淺薄粗俗，批評你無技巧少理

論；你在一邊是挫折，屈辱的苦楚，一邊是同志友愛的鼓勵下，終於以大眾的歌戰勝了所謂學院派的空洞的理論與虛浮的技巧，因為人民需要你的歌。

需要你的歌的上海人民，今天勝利了！人民在哀悼你，肯定着你的正確的新音樂的道路，向前發展着。

需要你的歌的上海人民，在毛主席的旗幟下紀念你。紀念你的人們在加緊學習毛主席的思想，學習毛主席的新文藝方向，學習為人民服務的新音樂。因為你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之一。

但是，全中國所有需要你的歌的人民，還沒有全體解放。連你的家鄉，你的墳墓還在待解放區。聽啊，聶耳，已解放的你的音樂同志音樂學生，正唱着你的歌，從上海出發，打到西南，唱到雲貴去解放你的家鄉。他們會到你的墳墓前來祭奠你，告訴你：聶耳同志！解放了你的家鄉，解放全中國！

你安息吧，同志！

念聾耳，憶往事

久鳴

一 像一塊磁石把我吸住

是不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我記不大清楚，反正那時我是在高中唸書。黃河還是長江洪水成災？現在也斷定不了，總之，那時的上海有一個賑災運動。

我得到了一個消息，在學校裏近的蓬萊市場，舉行一個好幾個歌詠團體聯合舉辦的救災音樂會。從小我就愛好音樂，學校裏的音樂課，成績也挺不錯，這樣的好機會，自然不會輕易錯過。在這次聯合演唱中，我聽到了「旗正飄飄」，「抗敵歌」；「打回老家去」，「保衛瑪德里」，「義勇軍進行曲」，「打長江」，「碼頭工人歌」等等救亡歌曲。這些熱烈宏壯的歌聲，像一塊磁石，把我吸住。其中，吸力最大，激起你內心的共鳴，不由自主地跟着這激昂慷慨的歌聲，一同高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這首聾耳先生不朽的傑作，鼓舞了多少熱血青年；多少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在聾耳的「起來」號召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批的奔入革命行列，匯成強大的抗日救亡洪流。

二 聾耳的歌曲，給我們無比的力量。

神聖的「七七」抗戰爆發了，「八一三」後的上海，全上海所有的人都震怒了，在我住的街堂裏，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人無形中結成了團體，圍在我房間裏的風琴旁，我們放大着嗓子，唱出「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救亡進行曲」，特別是「義勇軍進行曲」歌聲幾乎把屋子都震動。唱着唱着，勇氣和力量就生長

起來。當我們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恨不得立刻離開家庭，拿起刀槍去和日本帝國主義拼命。

一曲唱停，唱的人忍耐不住了，「走！參軍去！」於是你一字我一語紛紛討論投奔那裏？家庭阻攔怎麼辦？沒出過遠門，路上會遇着什麼危險？四郊都被日本強盜侵佔，祇剩海路一條，鬼子來檢查怎辦？討論的結果是顧不了這許多，參加革命第一，家裏允許固好，不允許也攔不住，危險怕什麼？我們一心想參加八路軍，因為國民黨軍隊到處打敗仗，一退就是幾百里，唯有八路軍，在平型關把日本的精銳板垣師團打得落花流水；在延安還可以進不收學費的抗日大學，陝北公學等。問題就這樣決定下來，就在那年冬天，我們離開了出生地上海！昂耳的歌聲給我們無比的力量，引導着我們奔向遙遠的西北，奔向革命的聖地——延安。

三 故人的後方唱起了尋耳的歌曲

一九三九年秋天，日本侵略者在佔據了主要城市和鐵道線後，挾着現代化的武器，妄想進攻晉東南抗日根據地。文工團接受了抗大一分校的任務，到敵人進攻的前線，進行宣傳和安定民心的工作。
天下着雨陰沉沉地，我們到了一個不算小的村莊——北社。街上看不見人影，狗都不見一條，家家關門閉戶，一片荒涼淒清的情景。我們冒着雨，在泥濘的道路上，高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一遍接着一遍，一遍比一遍響，好像這村莊是無人烟的荒島，祇有我們雄壯激昂，響徹雲霄的歌聲。我們忘了自己的存在，一種國亡家破，唯有依靠廣大人民起來救亡圖存，而這一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的重擔落在我們肩上，自然的淒涼景象在昂耳的歌聲中消失了，在我們眼前展開了新生中國的無限光明。

忽然，緊閉的門開了，一個半百以上的老大娘探出了頭，當她看出不是日本兵，躲在其它屋裏的人，也陸續的出現了，團團的環繞在我們週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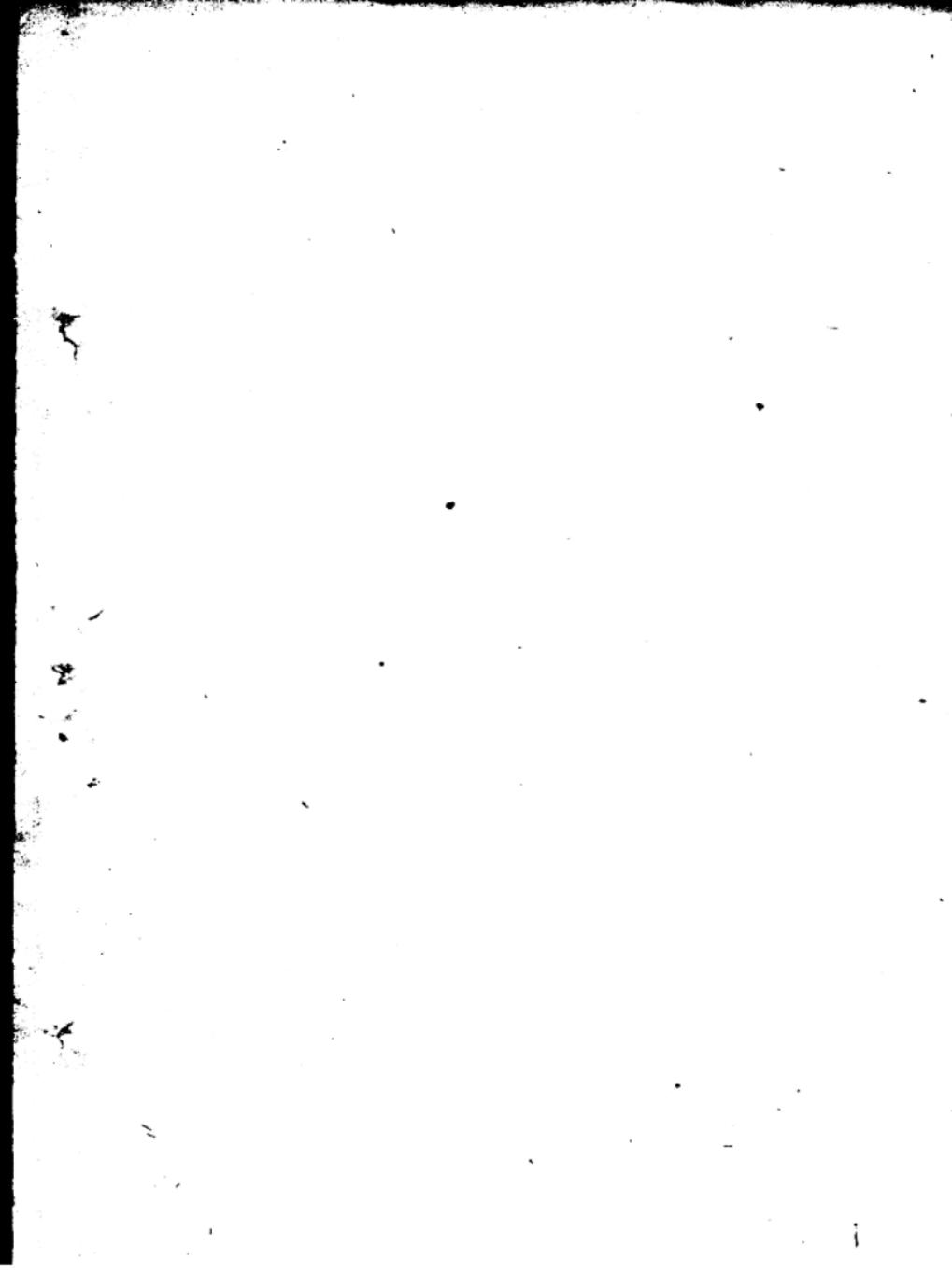
「我們是八路軍，來打鬼子的，大家快組織起來，實行空舍清野，把糧食埋藏，成立自衛團，站崗放哨保護家鄉。」

老大娘聽了我們的話，竟流起眼淚，把我們女同志的手握得緊緊的說：「可好了，救命的恩人來了，東洋鬼子砲聲打得這麼響，怎麼得了，可把咱老百姓嚇壞了。你們別走啊！這才安心了。」

老大娘這樣親切深情的話，把我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十年了，恍惚就在眼前，令人難忘的鏡頭，深刻在心底深處。

四 踏着聶耳的道路前進

聶耳先生離開我們一去不復返已經十四個年頭了，然而聶耳的歌曲，在全中國人的口裏唱着，他實在沒有離開我們，今天，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不但已經站起來了，而且苦鬥了八年，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又接着苦鬥了三年，把蔣介石匪幫打跑，解放了上海，第一次能不受反動派壓制和禁止的來紀念偉大的中國人民歌手聶耳先生。我們要踏着聶耳的道路前進，向着為人民大眾的新音樂道路，永不停止的前進！



寄給丈夫

慧如

鴻鈞！我們永別已有兩個多月了，我有多少話要向你訴說；但在此時間以前，我們還是對面任意的談笑，而今我們竟變成了永別，無從傾訴的我，只能借此紙筆來和你談談；死而有知，望你能在夢中給我一個顯示！

你是一個忠實的人，自幼喪父，只遺你獨生兒子，但你不因寡母的溺愛而自傲，而墮落；反之，你竟因看到封建農村的不平等，覺得非改革不可，而種下了革命的思想。你的忠實，不為反動派所利用，相反的，成了革命的信徒。在小小的農村裏，竟引起了反動的當局注意，下手逮捕，險遭毒手；出獄後，不得已隻身逃亡，備受艱苦；但你的志願毫不動搖。你曾這樣說：『牢獄就是學校，受一次教訓，增一份信心』。因此你更努力的工作，克苦的學習。

你的工作（電報）是這樣的特別，忙起來緊張萬分，一點不容鬆懈，曾記得有一次你自晚上工作起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一日夜間，飲食一點未進；你因工作關係，經常以夜間當日裏，而日間以外面吵鬧，又不能休息；以致你的精神時常不足，但你毫無怨色，常說：『勝利快到，我的生活可以正常了！我也可以大膽進出了』——但想不到在解放前十八天（是五月七日被秘密鎗決的）竟

遭犧牲。而今上海是解放了，你在九泉之下，當也感到快慰吧！

被捕的第一晚，我倆被帶到特刑庭祕密審問，你在隔壁受非刑拷打，淒慘的呼聲，時斷時續，使我聽了，心如刀割，但在匪特的包圍中，任何英雄都無用武之地。你將一切責任，都包攬在自己身上，將我推得毫無關係，使我少受多少重刑，我的生命不能說不是你賜予，我感謝你。在最初，我們被關在一個房間裏，受到特別的監視，有一次，你寫了一字條給我：『子女財產一切我不顧惜，只想到你的過去與將來的責任』。我會意了，默靜的對你點頭。不一會，我們就被解到警備總部，我倆就被兩層鐵門隔開了，怎知這紙條是最初也就是最後一次了呢！我知道你想到我和你共同生活以來沒有得到片刻的安定，這並非受你之累，而是爲了信仰的主義，這我是自己甘心情願的。將來要我繼續你偉大的事業，當然我要負起這重大的責任，請你放心。無情的鐵門，隔開了我們，碰見了只能默默的互相看看，不敢說一句話；我常擔心你被灌過冷水的肺，及受了傷難得走的腿；有時用手勢問到你好些沒有，你總告我說好了。難友送你的小菜，你用碗分一點給我吃，我吃了後，覺得這菜裏有無限的溫暖；還你碗時，寫一小條：『我有菜吃，你不要送來了，自己吃吧。』怎知這紙條是最初給你的也就是最後的一次了！有一天看守所長告我說：『鴻鈞又要